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花乱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花乱开>>

13位ISBN编号：9787539953816

10位ISBN编号：7539953810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老树画画

页数：212

字数：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自序就是一个好玩儿刘树勇画画儿这档子事儿，本来就是件好玩儿的事儿。
闲来涂涂抹抹，看着心里的一种样子，渐渐在布上、纸上，或者在石头上墙上反正是个什么地方显露了出来，渐渐是那个意思了，心中就高兴。
或者只是看着那些花里胡哨的色彩相互地揖让、沟联、覆盖，看着水跟墨变过来融过去，氤氲漫洇，不成个什么东西，也高兴。
古人其实就是这么玩儿的。
看看那些岩画，那些光着屁股的，围一圈儿树叶子的，或者是围一张老虎皮豹子皮的古人，也就是我们的古代亲戚们，为了些什么正经的理由才去画那些个牛啊羊啊野猪啊庄稼啊？
图个什么价值去画那些星星啊月亮啊太阳啊？
其实没什么理由，就是图个高兴。
高兴了，就在石头上，在山崖上画来画去。
画完了，扎煞着两只脏乎乎的手走到远处看着，还跟旁边的古人比划着炫耀半天：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那古人就直点头儿，还朝他直竖大拇指，拍他马屁。
那也是咱们的一位古代亲戚。
装正经的时候是有的。
后来就有了中央，有了一系列的中央领导，当然，肯定有个皇帝。
皇帝也喜欢画儿，或者是装作喜欢个画儿，显得自己挺有点儿情趣——用现在话讲，叫做有点儿文化。
可自己又画得不怎么样，就将那些喜欢画画儿的人组织起来，集中到一个固定的地方，门前挂个牌儿，让他们凑一块儿天天画画儿。
皇帝不时地还要过去看看，高兴了，还画上两笔。
皇帝还喜欢时不时地给他们出个题儿，让他们按着这个主题来画。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做弘扬主旋律。
于是画画儿开始变得正经起来，因为就跟今天的小学生写作文一样，你不能跑题儿乱画，离题太远了会不给分数的，弄不好还要杀头。
我估摸着那些画家在画这些画儿的时候心里挺难受的，因为不好玩儿了。
但也有些画家就喜欢画这种有主题的画儿，因为他会得到另外的好处，比如他会有个单位背景，出去递给别人名片时心里会有种自豪感。
他还会按月拿到一份工资，一家老小无衣食之忧。
画上一阵子，单位还要举办个画展、评个奖什么的。
然后单位来论奖行赏，论奖评职称。
这也算是做奴才的一种补偿或者说是一种利益交换吧。
这个单位直到现在还有，归文联管着。
但总体来说，画画儿一直还是比较好玩儿的，特别是那些不在这个单位里上班的文人墨客——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那些没有单位却喜欢画画的社会盲流，包括那些不受待见骑头瘦毛驴四处走动找饭吃的书生，在勾栏瓦舍里与小姐们戏子们厮混的画手，还有那些猫在空山之央一座破庙里躲事儿的穷和尚。
你都可以想象得到，画画儿对于他们来说，可不就是图个玩儿吗？
有什么必须要负的责任？
有什么了不得的重大主题？
有什么一定要承受的担当？
别逗了你，不就是个画儿吗？
不就是个玩儿吗？
你让个画画儿的去担当那么多、且那么重要那么伟大的东西，那些伟大的社会精英和领导人物不就没

事儿干了吗？
不就下岗了吗？
国家和社会的负担不就加重了吗？
再说了，咱们担当得起吗？
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逼着兔子推磨逮个小鸡儿当鹰使唤吗？
将画画儿这档子事儿搞得挺难过的，其实是现在的人，古人没那么多的想法。
你说苏东坡兄弟捏个笔给朋友写个信打个借条儿都在想着这是书法艺术啊不能胡来啊运笔要注意屋漏痕折钗骨结体要想着公孙大娘舞剑器担夫争道什么的，这可能吗？
你说八大同志画那几只赖鸟笨鱼烂荷花都满腔悲愤一肚子生不逢时就想着他家过去是多么多么的有钱有势了，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属胡说八道吗？
画山水搞得气势磅礴就是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画花鸟画得莺歌燕舞就是充满了高尚的革命情操，画工农兵两个男的一个扛枪一个扛大锤还有一个女的肯定是农民怀里抱着一捆麦子（有时是谷子或稻子），就是革命立场站在了无产阶级一边，这是哪儿跟哪儿？
今人说古人，基本上就是在胡乱地想象古人，把古人想得跟自己一样没水平。
而今人看今人，基本上就是两个话题：一个是与古人古画样子上得有所不同；一个是要去关心表现当下的问题。
前一个好办，不同还不好办？
癞蛤蟆想跟青蛙不同，不就起了一身的癞包吗？
画画儿的在题材上、材料上、画法上使点劲儿，想跟古人一样也难。
后一点稍微有点儿麻烦：当下的问题是些什么问题？
当代性是个什么性？
这些个听上去挺唬人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画家们就搞不大明白。
后来由人指引着，才知道去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画电线杆子，画拖拉机，画冒烟的工厂，画公社食堂里排着队吃大包子，画十三陵水库佛子岭水库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什么水库。
画家们一脑门子稀里糊涂，画着画着，真是手脚大乱，自己看着都有点儿不大好意思了。
可后人却拿来说成个事儿，胡说八道一通，硬是要把这些画家们画烂了的画儿在拍卖会上炒出个好价钱。
当下有什么问题？
当下的问题可就多了。
除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社会主义蒸蒸日上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除了全球一体化美国金融危机股票大跌房产疲软官员腐败民族矛盾地区冲突钓鱼岛问题网络色情等等等等这些破事儿之外，还有那么一些人，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教育好的良民，却在那里闭目塞听，对这些新鲜事物不闻不问，每天躲在自家买来的产权明确的房子里画来画去。
一会儿像个古代的和尚，一会儿像个民国年间的书生，一会儿又像个深山之中不大懂世事的农民。
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们就像一群被这个时代遗忘的人——其实是他们故意地忘掉了这个他们不怎么喜欢的时代，只管自己在那里玩儿、自摸。
查查他们的身份证，查查他们的出生年月，他们年龄都不算太大嘛！
他们都活得好好的，自食其力，不给国家出难题，不给社会添麻烦，也不给领导添堵。
他们不聚众不练功不扰民，他们开小车住楼房吃中餐也吃西餐。
他们买的房子还都挺贵，对拉动内需有具体而直接的贡献。
他们按时地缴纳物业费煤气费水电费卫生费车位费还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
汶川地震了他们捐钱捐物还领养震区孤儿。
他们的画被很多大老板买去送给了那些喜欢字画儿的各层领导导致了变相腐败。
你说说，他们怎么就不当代了？
真的，画画儿这档子事儿被后来很多人搞得一点儿也不好玩儿了：过度意义化的想象和强制太多了，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对绘画不怀好意的要求和利用太多了，绘画与画画儿那人的性情和内心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总之，附加在画画儿这件事儿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
但我认为那基本上是一些不懂画儿的外行人，和一些本身是画画儿的却压根儿就不明白画画儿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在那里瞎他妈忙活，并不影响那些心里明白的画家本身觉得这事儿还是挺好玩儿的。
我喜欢的画家都是一些特别好玩儿的人。
他们活得挺快活，身体也挺健康，血压也不高，对H1N1流感病毒很有抵抗力。
画画儿对于他们来说，就跟吃饭睡觉屙屎做爱一样，不可或缺，但也稀松平常。
这种松驰无碍的心境，让他们的画直见性情，看着就特好玩儿，跟那些一脸的正儿八经、其实心中无限焦虑的伟大画家们有所不同。
在那些伟大的画家们看来，这些个画画儿的简直没个正形儿，活得没什么意义。
他们的画儿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社会价值哲学价值历史价值，根本就算不上是古典派浪漫派现代派后现代后后现代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还有什么其他的鸟主义。
但是，我不这样看。
我觉得那些满口的当代生活现实意义艺术价值的艺术家理论家们都是在那里瞎扯淡，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儿干在那里瞎起劲，还捎带着暴露出自己根本就是个四六不通。
我们就是要好好地画画儿，好好地玩儿，玩儿痛快了，玩儿出个花样儿来。
那些个庄严伟大的责任，就让那些伟大的人物去担当吧。
我们只想做一个于社会无用的人，一个纯粹好玩儿的人，一个画起画儿来忘乎所以的人。
反用我们一位古代亲戚陈胜同志说的话来回答，就是：鸿鹄安知燕雀之快活哉？
名家代序独自存在程东（作家、学者）在桌旁，在床旁，在窗旁，在酒旁，在门前，在树前，在花前，在池前，在草丛，在河畔，在山脚，在野外，在路上，在船上，在石上，在地上，在天下，在星下，在月下，在云下，在风中，在声中，在静中，在凉中，在雨里，在雪里，在夜里，在那里，在呆着，在坐着，在想着，在看着，一口锅，一个碗，一枝笔，一只表，一把刀，一面镜，一棵烟，一电脑，一懒猫，一走狗，一伙人，一群鸟，一声叫，一阵闹，一场论，一顿饱，一片幽，一本书，一昏觉，一人老，有出戏，有回意，有件事，有条道，有点空，有点累，有点怪，有点惧，这身衣，这张皮，这颗心，这只手，这对目，这目对，这是谁，谁识这？
在这里的，唯有我。
存在着的，唯有我。
所有的人，都是我。
所有的物，都是我。
所有的事，都是我。
一切画，都是我画的。
一切画，都是画我。
我在向我诉说时，还艺术什么？
没有他的时候，我为谁画？
天自然而存，地自然而在，星自然而挂，风自然而运，水自然而行，山自然而立，草自然长，物自然而生，心自然而感，我自然而是，画自然而成。
此时，我心里有的我就画了，我眼里有的我就画了，它自己来了我就画了，它要存在我就画了。
此时，我的心与手借给它用。
此时，我难得大方一回，放任一回，糊涂一回，迷狂一回，痴醉一回，倾尽一回。
此时，我眼里若有画，我是傻子。
咦，这是谁的画？
是我的吗？
不是，这是刘树勇的画。
此时我正在看着他的画。
但是在恍惚之中，我觉得是自己在画这些画。
我看到了我的场景，我的心境，我的存在。
他画的是我，独自存在的那个我。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所以与我相通。
所有的人都通我，我们在此相会。
没有面孔，没有姓名，没有身份，没有特征，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我。
为此我要祝福这个名叫刘树勇的人，为他画出了我。
上帝也不能使我更独特。
识我者识画，识画者识我。
此识。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将画画儿这档子事儿搞得挺难过的，其实是现在的人，古人没那么多的想法。
画只是随意的内心写照，何必赋予太多的思想内涵，动不动还要“深刻”一把？
实在没有必要。

画画儿这档子事儿，本来就是件好玩儿的事儿。
闲来涂涂抹抹，渐渐在布上、纸上，或者在石头上墙上反正是个什么地方显露了出来，渐渐是那个意思了，心中就高兴。

作者简介

老树画画
本名刘树勇，1962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朐。
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

就绘画，早年问学于梁崎、王学仲、霍春阳、于复千诸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视觉语言及表现形态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影像的传播研究与实践。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从事当代中国摄影发展的观察与批评。
策划大量国际性展览，著作数十种。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代序｜独自存在
自序｜就是一个好玩儿
在想象的田园里种菜
秋深俱往荷塘去
画着玩儿——看刘树勇的画
对话：内心强大你就能随心所欲
一个好玩儿的人，在画好玩儿的画儿
树勇画画
老树和他的画
老树画画的意
和树勇喝酒

章节摘录

插图：

后记

乱世写大意 浑水摸小鱼刘树勇人之活着，不易。
平常年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世事平和，无大起大落，男耕女织，孩子读书，大家有吃有喝有作有歇，还觉得累。
要是赶上个乱世，人心不古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你怎么活着？
碰巧，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里，生活在这样一个疯狂得有点儿不可思议的国度里。
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遭遇的翻天覆地的大动荡，我们所经历的日新月异的暴戾事情，不仅没有让每个人国人疯掉，还把我们都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最厚颜无耻的、最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每个中国人都活得很皮实。
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老子当年就说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于是大家就不想死了，死算什么？
一碟小菜儿，境界不高。
境界高一点儿的是什么？
那就是明知道活着不如死掉痛快，明知道活着比死掉还难受一千倍一万倍，可还得要活下去。
你不能成天地哭鼻子抹眼泪吧？
你不能找一没人的地方草草了断吧？
你更不能率领全家愤然弃世吧？
于是，你就得凑付着活下去，努力地、想尽各种办法活下去。
可活着你得有点儿特别的手段和技法。
除了坑蒙拐骗偷抢诈，除了丧尽天良杀人越货，也除了贪污腐败非法侵占别人的财产，作为一个平头的百姓，活下去的唯一一个方法，那就是看，远远地看，当个笑话一样地看。
你不能指望这个世道哪天会有什么良好的改变，你也不能躲进深山里去不出来——很多画画的都喜欢画隐士：大山深处，一座茅屋，几丛修竹，两棵歪脖子松树，白云缭绕，后面一道瀑布落下来，隐士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整天没事儿干——可那是空想，不是现实。
当下的现实是什么？
当下的现实就是你想做个隐士都做不成。
不信你到深山里去盖个茅草房子试试，第二天就会有戴大盖儿帽的人找到你的头上，查查你的身份证件，然后一招手，推土机就开过来了。
于是我们就只能看。
像阿Q那样没心汉肺地看，喝着西北风饿着肚子看，趴在按揭贷款买来的房子阳台上、窗口上往下看，趿拉着一双拖鞋站马路牙子上看，或者是光着膀子趴在自家那台破电脑上看。
反正，没事儿了就乱看。
看着看着，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慢慢变得挺好玩儿了。
有那么多有名的无名的人在那里瞎折腾，有那么多充满激情的好事者在那里穷扯淡，牛鬼蛇神一起出动，鬼魅魍魉集体逛街。
真个儿是泥沙俱下花里胡哨人声鼎沸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国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耍嘴皮子的能力、特别是身体的动物本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你还寂寞些什么？
你还好意思抑郁？
这么美好无比的一个时代，这么沸腾混乱的一个时代，不由得你不投身其中。
这些画里的内容就是鄙人投身其中看来的、听来的。
初始只是有点儿好奇，将个好玩儿的事情画出来自己看看，再发给那些无限热爱生活的朋友们看看。
不想这好玩儿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让你充满了惊讶、惊喜，目不转睛目不暇接目瞪口呆笑都笑不过来。

自2011年7月，到年底，区区半年时间，一件接一件，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好玩儿的事儿。
生活在这样一个什么什么都不靠谱儿的国度里，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生活在这样一个比梦境他妈还梦境的城市之中，你不想玩儿都不行，你不乐翻了都不成。
你绷不住。
当年吴跰人同志写了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成了知名作家，我们学文学史时还得当个事儿来学，老师还带领我们分析半天。
放到今天来，他看到的算个鸟？
二十年？
我这半年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都比他睹到的多，比他睹到的奇，更比他睹到的不知怪出多少去。
按照大哥阿Q告诉我的方法计算，我活半年，比他活二十年都值。
打个折，就算是一年等于老吴活二十年吧，往少里算——咱就是活个六十岁，掐去前面被伟大的中国教育体制和谐掉的那二十年，还剩个四十年。
这二四也是个八百年啊！
吴跰人47岁时就死了，按这个数字计算，我等于见过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这些画的题材来源基本就两个：一个是这半年来国内各地发生的各种好玩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而且多半是官员大人们英勇且壮丽的事迹。
这些事件借着微博的东风得以迅速流传，讨论，这些人物一夜之间成了万众瞩目的名人，然后又在几亿网民一人一口唾沫汇成的海洋里淹得没口气儿了。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多行不义咎由自取死掉是早晚的事儿。
从娱乐产业的社会性功能的角度来说，他们匪夷所思的英勇事迹，他们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像我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精神生活，减轻了人们对于现实苦难的感受程度，减少了中国精神病人的发病率，也算是帮了政府一个大忙。
另一类是网络上和手机短信当中流行的各种段子。
这些段子的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应对神速，调侃自如，相当一部分写得充满智慧，语言通达活变。
说实话，看看这些段子，你不得不相信中国最机智最聪明的人其实都隐藏在市井民间。
他们比当代那些什么著名的狗屁作家写得真是好太多太多了，简直就是才华横着竖着都在往外溢，而且比那些所谓的文人知识分子要诚恳得多，也勇敢得多。
不仅话说得明白，有元气，而且还有担当。
古人说过：“礼失求诸野。
”要找明白人，找聪明人，当下，就得去看看这些段子，就得去微博上找。
那里高人乌泱乌泱的。
怎么说国中缺乏人才呢？
只能说没有他们需要的那种二逼的人才！
么说中国文学没落了？
真正牛逼的文学都在网络上手机中啊！
其实，我过去不是这么画画的。
我跟许多人一样，一直在那里装逼，一直觉得画画是件挺那个的风雅之事。
所以提起笔来时，顺便提起来的就是颗好古好雅之心。
先是一味追摹古人笔墨，继而使劲儿想象古人什么什么心境。
时日一长，画中意思，便距古人近，离自己却远。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书画家什么样儿？
留一把胡子，穿个对襟大褂儿和青布鞋，家里弄一堆仿古的家俱，养几盆不死不活的兰草，挂几张俗不可耐的字画，说个话写个小文儿，也是半文不古的。
平日里喝喝茶，弹弹琴，摆弄摆弄几块破石头，弄得自己像从坟地里刨出来的一样。
什么是古代？
古代不就是古人的现在吗？
什么是现在？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在不就是将来说起的古代吗？
你装什么装？
所以，咱就不好意思装了。
咱就有什么说什么，看见、听见什么画什么，想到什么画什么，不必装孙子。
不装孙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为了这个不装孙子，我折腾了三四十年。
看得多了，所谓经多见广，许多事渐渐看得明白起来。
人之一生，不就那点儿破事儿吗？
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想明白了，通达了，你就会放松下来，将过去那些所谓的标准所谓的规矩看得稀松平常，你就会在心里顿感自由。
你管什么古代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你管它这流派那风格，不想这些。
你就自由地去表达你心里的想法就是了，所谓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荤素不拒雅俗无别嘻笑怒骂自成一种好看的图画。
说来说去，其实意思很简单，画画，乃至其他一切语言的表达，无非是诚恳与自由。
有大诚恳在，可见出真的性情与大的襟怀。
有自由之心境，可言语无碍从心所欲应对裕如。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还真是没有什么了。

编辑推荐

《花乱开》编辑推荐：老树画画的随笔和绘画，是当代都市人内心的一种写照，它简单朴实，但内在却不是风平浪静，而是一种沉默的抗争。
看看现实中的你，再看看老树画画随手的大写意，你会发现，画中总会有自己缺失的一面，也许你觉得人生已经尽善尽美，却不想在老树画画的画笔下，自己无端成了一个生活的乞讨者，正因为老树画画的那种简单和洒脱，让你放松精神，找到生活的真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